



学习鲁迅札记

林 焕 平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学习鲁迅札记

林 焕 平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学 习 鲁 迅 札 记

林 焕 平

责任编辑：罗尉宣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首团结报印刷厂印刷

*

1984年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73,000 印张：9.5 印数：1—4,35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688 定价：0.84元

5

目 录

鲁迅印象记.....	增田 涉 (1)
鲁迅与日本.....	增田 涉 (45)
鲁迅与日本白桦派.....	(73)
日本白桦派及其三位主要作家.....	(97)
鲁迅与夏目漱石.....	(119)
关于鲁迅逝世的三封信.....	增田 涉 (135)
尼采艺术论抄.....	(144)
怎样阅读鲁迅的杂文.....	(158)
鲁迅的小说.....	增田 涉 (221)
《伤逝》的艺术特色.....	(231)
《野草·题辞》和鲁迅的思想飞跃.....	(242)
父子之情.....	高田 淳 (250)
甘为孺子牛.....	高田 淳 (257)
鲁迅研究杂谈.....	(267)

鲁迅的读书方法和研究方法…………… (278)

学习鲁迅精神 发扬鲁迅精神…………… (290)

——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广西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
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

后记…………… (299)

鲁迅印象记

增田 涉

鲁迅怎样指导我学习和翻译他的作品？

最初同鲁迅相会时的印象如何呢？如今已记不清楚。那个时候，如果是一时的旅行者，同鲁迅只见过一两次面，那么，到如今也许还能鲜明地记忆着他当时的音容笑貌。但是以后一直都是每天和他接触，经过十个月，所以，第一个印象自然就消失了。

最初，我以向鲁迅学习的心情，每天到内山书店去，等候鲁迅的到来。我向他请教：学习中国文学，要读哪些书？他就给我他的著作《朝花夕拾》。我在旅馆里读了这本书，不懂的词句和内容，第二天就到内山书店去请教他。这本书是回忆他幼年和青年时代（以及留学日本时期）的生活，就中也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在他的幼年的梦。他的用意，是要从外国来学习中国文学的我，首先了解中国的生活风习吧。这是一本不足两百页的书。不用一周就读完了。跟着，他给我以他的散文诗集《野草》。虽说是散文

诗，却不是抒情的东西，而多是寄寓着政治上的激烈的忿怒。他为什么写这样的文章呢？我对于中国当时的具体情况，缺乏充分的知识，因而我是不能领会它的真正意义的。只是由此了解：眼前的瘦削的、脸孔苍白的他，是能够有这种沸腾的强烈的愤怒感情的人。

其次，开始请教关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问题。由于一开始就是准备翻译这本书（这是内山完造的推荐），他就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讲解。这时，就不是在内山书店里，而是直接到鲁迅的家里去了。在内山书店“漫谈”一下，就同他一块儿到附近的他的寓所去了。我们两人并坐在他的桌子旁边，我将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读成日本译文，读不下去的就请教他，字句、内容不清楚的，就彻底问清楚。他的回答，如果是字句的解释，是简单的；如果是内容，需要种种说明，就费相当的时间。大抵是从午后二时或三时开始，到下午五时或六时为止。其中，有时也夹杂一些杂谈，或听他对每日发生的时事的意见和批评。约费三个月，才讲解完这本书。当时，由于白色恐怖，他几乎断绝与外界的来往，没有什么客人来。在宽阔的书房兼应接室里，只有广平夫人在稍为离开一点的地方做她自己的工作（或读书，或抄写，或编织衣服，孩子海婴，都是由保姆带着到外面玩去了，很少在家），所以，我能很少受到干扰，接受讲解。看许寿裳编的《鲁迅年谱》，这是根据鲁迅日记编的，一九三一年七月的一条，有“为增田涉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全部完毕。”句。（追记，看

后来出版的《鲁迅日记》，七月十七日，记有“午后，为增田君讲解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完毕。”）完成了这件工作时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他也松了一口气吧。随后，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这两部小说讲解完时，已是这一年的年末了。这一年，春夏秋冬，每天都在他的书斋里，每天约三个小时接受他的个人讲授。许广平夫人每天以点心和茶接待，每周有两回在他家里吃晚饭。他的确是诲人不倦地、手把手地给我以谆谆教导。我感谢他所给我的恩情，真是无法以语言来形容的。

鲁迅，活在我的心里

浮在我脑际的鲁迅，决不是或则教训、或则说教的，可怕的，使人疏远的人；而是和蔼可亲，完全可以信赖，能知无不言地亲切地谈话，一点也没有给人以威严的感觉。作为朋友，我们的年龄很不相同；作为教师，却又不觉得那样的敬畏。总之，是一个平易近人，什么都可以谈，什么都可以讲给你听的人。从文章来看他，是面孔有几分可怕的、威严的人。实际上，我日常接触的他，是一位很好的伯伯，留着黑黑的胡子，有幽默的神态。奇丽澄澈的眼睛，连一点微尘都没有。走路的姿态，仿佛是飘飘欲仙似的。

他夏天穿着中国服。但在我眼里，印象最深的他的姿态（在室内所见），却是他穿着黑绒的学生裤，系着皮带，穿着紫色的毛线衣，头发和胡子蓬松的长着，手里经常拿着烟

斗，嘴巴一字地收拢着，有时哈哈地发笑。由于不常去理发，衣着又随便，所以，有一次，他到一座大厦的七楼去拜访一位英国人，中国的电梯工人以为他样子态度古怪，赶他“往那边走！”没有办法，他只好一步一步的从楼梯走上七楼去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也并不生气，笑嘻嘻的讲话，他的态度、脸孔，常常是无所谓的样子。他香烟不离手。由于吸便宜的纸烟，手指头烧成茶褐色。由于久久才理一次发，所以一旦理了发，人就完全变了样似的漂亮，我也就以“漂亮”笑他。

他的鼻子不高，稍为向上仰着。最近，鲁迅的侄女（周建人的女儿）周晔（在我常到鲁迅家里去的期间，周建人常常带着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来玩，所以我也见过周晔，但样子忘记了）写回忆伯父鲁迅的文章，说过这样的事情：

她孩子的时候，比较过伯父和父亲的鼻子，伯父的鼻子同父亲的鼻子不同，而是看来比较低的，伯父和父亲的脸孔却是很相似的，只是鼻子不似。她以这样的疑问问鲁迅的时候，鲁迅回答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小时候，伯父的鼻子和你父亲的鼻子是相同的，但是伯父不知多少次地碰壁，就把鼻子碰低了。”又说：“伯父的周围经常是很黑暗的洞穴，因为太过于黑暗了，所以很容易碰壁。”

周围经常是黑暗的洞穴。在黑暗的洞穴中碰着鼻子走路——这是用很巧妙的比喻说明了他的生涯。有人说，他的文学都是写黑暗的事情，这不外是因为他的周围是黑暗的洞穴

的缘故。如果不越出这黑暗的洞穴而脱身，就只有一边在壁上碰着鼻子，一边从里面敲坏这个洞穴了。这就是他的生涯。

鲁迅的性格是诚实的。他喜欢认真的人。有一个时候，他曾同一位倾向甚为不同的青年作家共事，问他为什么同那个人一起工作？他说他比其他的人认真。他最爱认真、诚实。他不喜欢什么都不干，懒懒散散的人。他自己勤奋地工作。他热心地编辑杂志，校订友人的翻译。他说，人什么都不干是最不好的，……虽是罗马帝国的暴君，也比什么都不干的人好。生在世上而无为，是最没有意思的。所以他认为老子的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是欺人之谈，他很憎恶。他不喜欢作这种无为的说教的老子。在《出关》这篇小说里，他就把老子戏剧化。……这是他对无为思想的批判。他极力提倡勤勉努力。他认为埋头苦干是最重要的。这是他对中国人的强烈要求。他自己也是这样实行的。据我所知，他每天只休息六个小时，他正午前起床，到第二天的黎明都在读书或写文章。有一次，深夜二时，我路过他居住的大楼，其他所有的窗户都熄灯睡觉了，只有他的房间，还是灯火明亮。先生还在用功哪！我一边心里很感动，一边仰望着他的窗口。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在深夜用功，这给年轻而懈怠的我以很强烈的激励。

当然，这也不是鼓励任何时候都伏案埋头工作。他的弟弟建人先生常常来访，一块儿去看电影。他弟弟是公务人员，

一天到晚过着被束缚的生活，所以有时不能不去玩玩，休息休息。看电影，我也大抵一块儿去的。看写实影片、记录影片或根据文学作品摄制的影片。有时也出去看美术展览会。回来时，也到咖啡馆去。我还记得他又曾对我说，你不想到跳舞厅去看看吗？于是同许广平夫人一起三人到舞场去看了。喝着啤酒，看了一会儿，他说无聊，不到十分钟，就回来了。他也曾买了票，一块儿去看中国人表演的西洋歌舞，他也说肉麻，开幕不到五分钟就回来了。

有一次，在鲁迅家里吃晚饭的时候，喝了一点酒，他轻松愉快起来了，看着食桌上摆着的五、六种菜，说道：

“我过着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，并不感到有趣味。因为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是会软弱的。”

甚至还说到，在干反清革命运动的时候，他曾同绿林人士来往，同过粗野生活的事情。

山本初枝夫人，是很了解鲁迅的。她说，鲁迅曾对她说过：“我曾做了绿林汉子，若说他们的事，我很了解哩。”这是有几分讲笑话，但那个时候的他，恐怕是把他们当做革命的一种力量，而同他们取过联络吧。

于是，鲁迅又进而说：

“攻击我的批评家们说，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，因为，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，当是已经被杀害了。现在还活着写文章，说三道四，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。我也承认这个理由。我们从反清革命以来，我的朋友大抵被杀了，

活下来的很少呀！”

不仅是反清革命运动，北京的“三·一八”事件以后，他往南方去了；晚年他居住在上海租界，也是实践着人“一要生存”的信条。^①

“三·一八”之后，同许广平一起，在从北京南下的途中，在南京的旅馆里，受到孙传芳的军队的检查。在一件行李里面，收藏着许广平的国民党党员证。不幸那些士兵打开了放着党员证的行李了。鲁迅对我说：“那个时候感到完蛋了。但是那些军人们尽翻到行李的底面去，而党员证却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在最上面，因此他们没有注意到。”我说：“如果发现了，会杀头吗？”他说：“大概会杀头吧，那个时候发现国民党员，一般是杀头的哩。”^②

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就任教职不久，就发生了“四·一二”政变。他是被目为有急进倾向的教授，过着深居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有人来访问他，侦探他的“思想”。鲁迅就海阔天空，谈各种各样的事情。什么安德烈夫论呀，杜斯托益夫斯基论呀，等等，用这些言论来迷惑和愚弄这些愚蠢的侦探，使他们捉不住向长官汇报的要领。林语堂在文章里写

^①这里，可以参考恩格斯1873年2月12日致威廉·李卜克内西信里的话：“至于说正是在我们有可能靠过去的著作得到钱的时候，要我们把它几乎全部无偿地提供给你们，那末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也需要钱：第一要生活；第二，要补偿日益增加的鼓动和宣传作品的开支等等。”（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33卷第569页）

^②这是1926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，国共合作，积极准备北伐的时候，军阀发现国民党员是会杀害的。

过这样的事情，我问过鲁迅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他说：“有过这样的事呀。实在他们是没有当侦探的资格的傻瓜。”我说：“那些侦探是学生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学生，但是什么都不懂，就是当了反动派的爪牙的家伙罢了。说是学生，也是已经变坏了的奴才了。我还在学校出入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居住的，别无其他任何人，他们就时时来威胁了呀。可是不怕威胁，我习惯了。有时，他们拿拳头来威胁我，我想，反正是政治流氓，就打了那些学生，于是他们就逃走了，哈哈……”

上面的鲁迅的话，记在我在上海所写的《鲁迅传》的初稿里，如今还是这么写着。《鲁迅传》是以我当时亲自从他听到的事情为基础写成的，又是请他过目了的。在这些话之后，在原稿里，还有鲁迅的如下的一句话：“那个时候，我常常在枕头底下放着一支手枪。”但鲁迅用铅笔把这句话涂去了。象是预想到会发表而删去似的。但是，我是从他嘴巴里听到，才写下来的，不是全无根据，随便写下来的。他是不想发表吧。为了防卫生存权，他懂得如何战斗。作为这样的插话之一，我如今把这件事发表在这里。

往往有人向我询问关于鲁迅和许广平结婚或恋爱关系的问题。关于这方面的事，我没有听到什么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但也搞不清楚。因为我没有听到特别有兴味的回答，就没有留下什么记忆。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，种种问题都曾经请教过鲁迅。在一九二六年的“三·一八”事件中，他们二人都

被北洋军阀政府所追捕，就一块儿南逃了。因此，某些人就散布谣言，恶意捏造二人的关系，说鲁迅拐带许广平潜逃，两人就同居了等等。鲁迅对我说，到那时为止，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。既然有这样的谣言，感到很讨厌，就索性同居了。他是以平时的谐谑的调子，天真地这样说的。大抵是年龄不同，以师生的情谊相结合的。据我了解，他们是逃避迫害，在共患难的环境中结合的。在把结婚认为是重大事情的人们听来，也许这是不很满足的答案。但是我只懂得这么多，也没有进一步去询问的兴趣。我自己那时也已结婚了，而且也是由父母之命而简单结婚的。所以，对于那样的事情，并不那样的关心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夫人尊称鲁迅为“先生”，鲁迅则称她为“密斯许”，仿佛是象对待学生似的亲切态度。

又有一次，鲁迅对我说，他有一个朋友，是一个古怪的男子，一有钱，马上就喝酒，花光了，钱没得了，就跑进寺庙去神妙地生活，这中间，一弄到钱，又外出花完去。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、颓废的生活。这个男人是日本人呢？中国人呢？不很清楚，是混血儿吧。他这么说，我非常感到兴味，混血儿和颓废倾向相结合，必定是更加耽于感伤的了。我问他，那个人会说日本话吗？他说，讲的非常好，同日本人没有两样。说实话，是当初我们在东京筹备的《新生》杂志的同人之一哩。我再问他是谁，他就说：是苏曼殊。关于苏曼殊，我过去曾读过他的《英汉三昧集》，又从佐藤春夫氏（或者是在佐藤的家里听神代种亮氏）说过一些关于他的话。所

以，知道曼殊是鲁迅的朋友，不禁吃了一惊。我又从各方面询问他关于苏曼殊的事，除了上面所举的不羁生活，以及同章太炎的关系之外，就问不出什么来。他即速把当时刚刚出版的柳亚子编的《苏曼殊全集》五册送给我，他说，你读读它看。《新生》的事，在《呐喊》自序里说过，却没有谈到曼殊的事。又在其他的任何地方，直至那时为止，也未见他写过关于曼殊的事。所以他的友人中有曼殊，使我感到特别的兴味，贪婪地读了《苏曼殊全集》。特别对他的奇特的身世感到兴味，我写了《鲁迅传》之后，又写了《苏曼殊》，送给《文艺》杂志。原稿已经排了版了，但不知什么缘故，却没有登出来，校样在许久之后，担任改造社^①《文艺》杂志编辑的高杉一郎，才对我说：“有这个东西。”而将校样给了我。这时我也已同《改造》杂志有投稿关系了。

鲁迅的革命家的热情，同他青年时代所信仰的进化论结合着。在他的思想的根柢里，进化论的信仰是牢固的。要与阻碍人类社会，首先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进行战斗，这支配着他的实际的行动。他曾对我说，至少在习得马克思主义以前，他就是这样的。在掌握马克思主义以后，他的战斗就旗帜更加鲜明了。他的人生，是极其具体的，直接存在于他的生活之中的，是为了生活周围的客观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。在这儿有他的一切关心的中心。他是那样地热爱

^①日本一个大出版社。该社出版的《改造》，是著名的资产阶级综合性大型杂志。

中国和中国人民。

日本歌人柳原白莲来到中国，想会见中国的文学者。由内山完造氏的安排，邀请了鲁迅和郁达夫，在某饭店会面了。我也应邀作陪。在会见中，鲁迅频频攻击中国的政治。白莲先生就问他：“那么，你是讨厌生在中国的 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！我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好。”这时，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着泪水……

在日常的接触中，从他的言行我感受到，他首先是个爱国者，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异常地强烈。他的目光经常都是注视着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未来，考虑如何使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能在未来过最合理的幸福的生活。他对现实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辛辣的，有时甚至是恶骂的笔锋，实在是他对本国和本国人民的沸腾的爱情的折射。那样地冷彻刻骨的笔锋，只是旁观者是无论如何无法驱使的。他那和蔼可亲的，时常浮着热泪的眼球的光辉，决非展示他对人间的冷酷，毋宁恰是相反的东西。他是任何时候都燃烧着爱祖国、爱民族的热情的。

关于鲁迅，郁达夫曾经说过：“我们只看到一部分的时候，他已看到了全般。当我们焦急着要掌握现实时，他已把握了古今未来。”他比诸我所知道的无论怎样著名的作家，都大不相同。他对过去的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和锐敏的洞察（例如他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关于“竹林七贤”的研究，有谁曾以那样周到和锐敏的眼光来看历史

呢？），同时他的眼光又总是倾注于未来，由此产生他对现实的痛烈的批判和鞭策。使中国的今天新生，是为了使中国的未来永生。他经常都衷心期待着这一点。

鲁迅是怎样遭受反动派的迫害的？

鲁迅是一位伟人。他不屈服于反动权力，敢于与反动统治的压迫战斗。他有不妥协的精神——与反动派战斗到底的精神。在我出入于他家里的期间，反动政府想利用他，当时的行政院长的使者，曾到鲁迅为了躲避通缉而隐居的地方去，传达行政院长想会见他的意思，但是他拒绝了会面。一个市井文人，而且处在被通缉中，断然拒绝了行政院长会见的邀请（行政院长，等于日本的总理大臣，如果同行政院长合作，对他的迫害立即就消除了），由此足以想见他决不屈服于反动权力的坚强性，使我感到他是何等伟大的人物。

鲁迅的一生，贯串着决不与反动派妥协的、经常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战斗行动。那个时候，由于通缉，他住在某大厦的三楼，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住在那里，连只有朝街道的一个窗子，他也不伸头出去。上海的夏天是很热的，一到休息的时间，我就把椅子拿到窗下乘凉，或者看看街上往来的情景。但他总是坐在离窗户三尺左右的地方，警戒着有人从街道上望上来发现他，他决不靠近窗边。这是何等地不自由的生活啊！但是他一直都忍耐着，继续写文章讽刺和抨击黑暗